

点色唇间 一念生艳
染情后宫 心动劫动

大清遗梦

网络原名：却下水晶帘

琉璃薄苏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琉璃薄苏 著

大清遗梦

网络原名：却下水晶帘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遗梦/琉璃薄苏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6.11

ISBN 7-80623-700-3

I. 大… II. 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4096 号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16

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印张 18

承印单位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

字数 358000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版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印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700-3/I·496

定价 2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目录

第一章	穿越	1
第二章	选秀	7
第三章	册封	14
第四章	赏赐	23
第五章	御宴	29
第六章	临幸	36
第七章	赐名	43
第八章	太后	49
第九章	有喜	56
第十章	忆昔	62
第十一章	封嫔	70
第十二章	春药	77
第十三章	陷害	84
第十四章	小产	92
第十五章	相助	99
第十六章	藏针	107
第十七章	雨夜	114
第十八章	惊变	122
第十九章	牺牲	129
第二十章	交换	135

第二十一章	废后	142
第二十二章	恩断	149
第二十三章	生枝	156
第二十四章	杰书	163
第二十五章	芳草	170
第二十六章	心腹	177
第二十七章	大婚	185
第二十八章	希微	193
第二十九章	瞒天	200
第三十章	琳妃	207
第三十一章	联手	213
第三十二章	渔利	219
第三十三章	心机	224
第三十四章	得失	229
第三十五章	情逝	235
第三十六章	雪泥	241
第三十七章	圣宠	248
第三十八章	圈套	253
第三十九章	缘系	258
第四十章	风起	266
第四十一章	暗涌	273
第四十二章	输赢	278
尾声		283





第一章 穿越

“就选中她吧……”

街角的咖啡馆里，一个白衣老妇对怀里雪白的波斯猫低语。

雪泥慵懒地睁开眼睛，一只淡黄，一只湛蓝，像是听懂了老妇人的话，诡异地向窗外看去。

老妇人所说的“她”正走到窗前，是一个白领打扮的女子，相貌神情都平常，没有任何出众的地方。

“喵呜——”雪泥长长地叫一声，又卧回到主人怀里。

“谁都一样啊……这世上想逃避的人太多了。让我来瞧瞧，薄晶，二十五岁，盛发公司的会计，父母早年离异，一直是一个人生活……”

老妇人陷入沉思当中，直到雪泥不耐烦地抖动身子，才喃喃道：“时候不早了，要追到她才行呢。”

只要是在去公司的路上，或是在公司，薄晶的心情总是不好。

微薄的薪水，单调的工作，面目可憎爱好挑拨的同事，老板那只色眯眯的肥手，这一切都不可能让任何人感到快乐，薄晶觉得自己每天上班的目的，就是为了等待下班。

还好，生命中出现了他。

一想到男友，薄晶心里就像歌词里写的，一想到你呀，就让我快乐。

贺翼飞和薄晶是在一个工作宴会上认识的，薄晶并没有指望这位外表英俊、温柔



体贴、有自己的小公司的男子会看上自己，但无心插柳，慢慢地，两人确实接触越来越多，直到相爱。

想起昨天门前的一幕，贺翼飞从身后变出那一束白色的百合花，花瓣里藏着颗夺目的钻戒，贺翼飞深情款款地半跪在地上，用极尽温柔的语调说：“亲爱的，等我这个合同签到手，我们就结婚吧。”

等结了婚，就可以不再面对这些烦恼，幸福快乐地做全职太太了。

想到这里，薄晶心情好了很多。

“薄小姐，薄小姐。”

是哪个同事吧。

薄晶不太情愿地从回忆中拔出来，回过头瞧见个老太太正朝自己走过来，怀里还抱着只棉花球似的猫。

是自己楼上的哪个邻居吗？

薄晶虽然觉得眼生，但见老太太慈祥地对自己微笑，只好也回一个笑，上下打量道：“请问是您在喊我吗？”

“是呀，薄小姐，我可追了你半天了。”老太太笑眯眯地点点头。

“您认错人了吧，我们好像不认识……”薄晶仔细瞧瞧老太太，再瞧瞧那只猫，确定从没见过。

“可是我认识你呀，你叫薄晶，是盛发公司的会计，偷偷为男友挪用了一百万公款。”老太太凑到她耳边，小声说。

“啊——”这句话犹如晴天霹雳，把薄晶吓得全身一颤。她心惊肉跳地问道：“你，你到底是谁？”

老太太指指怀里的猫：“这是雪泥，我是罗姨。”

薄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样一个普通的清晨遇见的这个老妇人会使她的命运轨迹发生怎样的变化。

随便找了一家茶馆，薄晶躲在包厢里压低了声音问罗姨：“你到底是谁？你怎么会知道我的事？”

罗姨不慌不忙地把牛奶倒到小碟里，放到雪泥面前，瞧见它吃得香甜，这才高深莫测地笑笑，道：“是我算出来的。”

“算出来的？”薄晶狐疑地盯着她，她当然不会信这神神道道的话，只猜没准是被哪个同事发现了，派个老太太来敲诈自己。

想到这里，薄晶反而镇静下来，淡淡地道：“那您还知道些什么事呢？”

罗姨眼光柔和地瞧着她，似乎很怜悯地道：“我还知道，你身边最亲近的人，将会背叛你。”

“最亲近的人？你是指我父母吗？”薄晶轻哼一声，试探道。

“当然不是了，你父母早年离异，谁都不管你，你身边最亲近的人是那个叫贺翼飞

的孩子吧。”罗姨平静地说。

“他会怎么背叛我？”薄晶将信将疑地继续追问，终究熟人都知道自己父母离异和有男友的事。

罗姨把雪泥喝剩的牛奶倒在玻璃桌面上，牛奶构成了一个奇怪的形状，她仔仔细细地看着，用奇怪的语调说：“现在到你男友公司，听他的电话。”

薄晶眯起眼睛审视着面前这个诡异的老妇，罗姨抬起头平静地和她对视，过了好一会儿，薄晶的脸色渐渐发白了，她终究还是压不住心里越长越大的不安和怀疑：“好，我去。”

贺翼飞的小公司只有三个员工，他们都知道薄晶的身份，调皮地打招呼道：“老板娘，您来了。”

平时薄晶肯定会和他们斗斗嘴，但此刻哪有半点心情？只勉强笑笑，小声说：“你们别做声，我悄悄进去。”

几个人以为她要给贺翼飞个惊喜，了然地笑笑，低头做自己的事情。

薄晶沿着走廊到了贺翼飞的办公室门口，只见门虚掩着，贺翼飞正在打电话。

“一百万还不够？你当我是谁？大卫·科波菲尔？能变出钱来吗？我告诉你，我没那本事，弄不到了。”

“再骗她一次？你当她是傻子呀，两百万，我能把这破公司关了再开一家了。”

贺翼飞恼怒地冲电话那头的人嚷着，忽然见门“眶”地被踢开了，薄晶赫然站在那里，眼睛里燃烧的恨意似乎能把自己熔化了。

“晶，你怎么来了，这，你听我解释。”

贺翼飞心里暗暗叫苦，明明是上班时间，她怎么跑来了，偏偏自己又没有关严门。

你听我解释呀……

肥皂剧里男主角们没少说这句话，每每看到，薄晶总会嘲笑它的恶俗，但今天，即使是嘲笑苦笑，却也笑不出来了。

薄晶只觉得头昏昏沉沉，像是在做梦一样，梦游似的走到贺翼飞面前，扬手就是一耳光扇过去。

“晶，你听我解释，其实刚才给我打电话的……”贺翼飞一手捂着脸，一手忙抓住她的手臂，只觉得脸上火辣辣地刺痛。

“滚开。”薄晶尖叫一声，厌恶地甩开他的手，只觉得全身冰冷，不住地打战。

“晶。”贺翼飞从未见过她这样，吓得不敢再拉住她，只是不住嘴地软语相求。

“我叫你滚开。”薄晶拼命咬住嘴唇，她感觉到自己的眼泪就要涌出眼眶了，不能哭，她一遍遍地对自己说，我不能哭，我不能为这个卑鄙无耻的男人哭。

“你不滚，我滚。”薄晶退后几步，只觉得脚下踩了棉花，而身体里却有什么碎了，软绵绵中有着针刺般的痛。

不知怎么下的楼，也不知有多少人侧目瞧她，薄晶昏昏沉沉地拦住一辆出租车，司机



见薄晶满面泪痕的样子吓了一跳，但很快就同情地递了张纸巾给她，温言问道：“小姐，您去哪儿？”

薄晶躲在纸巾后面，强忍着泪水，一字一顿地道：“绿波路37号！”

绿波路是城郊的一条小巷，薄晶下车后在一片蜘蛛网似的小路里绕了半天，这才看见绿波路几个字。

巷子两边都是古旧的老房子，中间一条泥泞的土路细如羊肠，恐怕胖一点的人很难挤过去，薄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总觉得缺点什么，忽然明白过来：大白天的，这巷子里竟一点人声也没有，别说人声了，就连鸟叫虫鸣也没有半声，静得像是整条巷子都死了。

“30号，31号。”薄晶打个寒战，干脆一个个门牌数出声来给自己壮胆，最后停在一个绿色的木门前。

“罗姨，罗姨。”

薄晶喊了两声，却没有任何动静，她只好伸手一推，谁知道手刚碰到门，那门就“吱呀”一声自己开了，薄晶只觉得眼前一片昏暗，模糊中瞧见一个雪白的影子从眼前一闪而过。

“是薄小姐呀，快请进。”

忽地一亮，罗姨一身白衣地出现在门口，伸手拉了薄晶进去。

“有点累，我就把窗帘拉下来睡了会儿。”

罗姨幽灵似的步履轻盈飘到黑暗处，只听“札札”两声，一幅竹木帘子被她卷起来，薄晶这才看清楚，自己是站在客厅里，不大，却收拾得干净整齐，家具都是古董的款式。

“薄小姐请坐。”

罗姨过来拉着薄晶走到窗边，那里放了两把黄竹摇椅，似乎刚被人坐过，犹是一摇一摇的。

“喝碗茶歇歇吧，怎么眼睛哭成了桃儿似的。”罗姨体贴地扶她坐下，又倒碗茶递过来。

见罗姨慈祥的样子，薄晶一路上强忍的眼泪破堤而出，许久才抽泣着强嘴道：“谁稀罕他呀？我早就不稀罕他了，就凭他，凭他也配……”

“唉……”罗姨似是明白她的心情，并不多话，只坐在一边拍拍她的背，任她哭个够。

“孩子，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吗？”见薄晶终于缓和些了，罗姨起身拧了条毛巾送到她面前。

“能有什么打算，看能不能先把亏空补上吧，这种事我以前也听说过，最后有罪，都算到我身上的。”薄晶拿毛巾擦脸，眼泪却越擦越多。

“可怜的孩子……现在你就像掉进了泥潭里，以后那罪还有得受呢。”罗姨同情地看着她。

“要不然，就逃走……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那我就出名了，挪用公款通缉犯一名……”薄晶苦笑道。

“倒是有个没人认识你的地方，也不会有人抓你，你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只不过……”罗姨似是无意，轻描淡写道。

“罗姨您说什么？”薄晶眼睛一亮，现在的自己已无路可走，开始新的生活，是想都不敢想的奢望呀。

罗姨走到红木漆桌旁，从锦盒里取出枚七彩流光的水晶球，薄晶疑惑不解地仔细瞧了，却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罗姨严肃地说：“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东西可以把你带回历史中，进入某一个将要寿终的人的体内，如果成功了，你可以用另一个身份，另一种命运重新生活下去。”

薄晶只听得目瞪口呆，她以为罗姨会给她指出个乡下或山里的地方逃避，万万没想到罗姨会说出这番匪夷所思的话来。

罗姨把水晶球送到她面前，微笑道：“你若信我，我就帮你，只是我也无十分的把握，倘若万一失败……”

她的声音柔和，但却充满了某种诱惑的力量，薄晶曾经的记忆如潮水般涌出，无数情景在脑海里飞转……

五岁时，爸爸妈妈冷漠的脸：“小晶乖，以后跟着奶奶要听话。”

“我不要，我要爸爸，我要妈妈。”

自己紧紧地抓住妈妈的衣角，声嘶力竭地哭喊着，但大人只是互视一眼，最后一致同心地将小孩子的手掰开，推到奶奶的怀里。

“我要爸爸，我要妈妈……”小小的自己在奶奶怀里哭哑了嗓子，直到累得沉沉睡去。

十五岁时，自己在电话里软着声音恳求：“妈妈，求你今天陪我过这个生日吧，求你了。”

“小晶乖，去找爸爸吧，妈妈还得带小弟弟去公园玩呢。”

“爸爸，求你了，就陪我这一次。”

“爸爸实在是没有时间，你阿姨和妹妹已经在车上等我了，没办法，你找同学玩吧。”

蜡烛一根根点着了，却只有墙上奶奶的遗像在瞧，奶奶慈祥地微笑着，似乎在祝福自己的宝贝孙女。

然后就是，他。

在那个宴会上，他绕开那些美女们，走到自己这个丑小鸭面前，笑吟吟地说：“为什么躲在这里，一起跳个舞吧。”

……

不，我不要看到，我不要再想起那些事。



薄晶痛苦地摇头，横下心来伸手握住了那冰冷的水晶球：“罗姨，求你帮我。”

淡紫色薄绸的床单散发着浓郁的香气，薄晶躺在上面，觉得自己像是坠入了一个远古的梦境，眼前是淡紫色水晶珠缀成的罗帐，每颗珠子都清凉晶莹，像是没有受过伤的心。

“孩子，你将来去清朝顺治年间，进入满洲镶黄旗觉罗氏的身体，她的名字叫琳若，自小多病，就要寿终了，但你能不能顺利地成为她，能不能适应那个朝代活下去，就要看你自己的了。”

“我明白。”

薄晶缓缓合了眼帘，手里冰冷的水晶球似乎有生命似的微微颤动着，薄晶用最后一点意识对自己喃喃：“我是觉罗氏，琳若；我是觉罗氏，琳若；我是觉罗氏琳若。”



第二章 选秀

“夫人快来看，格格的手好像动了一下。”有人在耳边大喊。

薄晶只觉得全身酸痛，喉咙干涩，费很大的力气撑开眼帘，就见眼前一个面容娟秀的妇人正梨花带雨地看着自己。

“我的儿呀，你终于醒了，快快，快给格格拿水来。”那妇人惊喜交加，又是哭又是笑地抱住薄晶。

薄晶转动眼珠，古装打扮的女人们，古香古色的罗帐，青瓷茶碗……看起来自己已经顺利地成为觉罗氏琳若了。

喝下几口水，薄晶觉得舒服了许多，那贵妇见她又合上眼帘，忙轻声对下人吩咐道：“素儿，快去请何太医来；红芝，去厨房告诉他们格格醒了，熬些松软香甜的汤粥来。”

薄晶心念微转，立刻明白这贵妇的身份，又见她对自己关切的样子，忍不住张口唤道：“额娘。”

“哎，我的儿，你，你可算缓过来了。”那贵妇听了泪盈于眶，跑过来握住了她的手，欢喜得像是要哭出来。

“额娘。”薄晶心里暖热，总算有人真正地爱我疼我，琳若，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孝敬你的额娘。

薄晶身体素质不错，打小没生过大病，这一回可尝尽了苦头，体痛病苦不说，单说



那每天一碗碗没完没了的黑药汤子,就让她叫苦连天,开始还勉强灌得下去,到后来一闻那味儿就想吐,亏得觉罗夫人天天变了花样做些合口的蜜饯甜糕,哄着劝着这才喝够了一个月的药。

等到御医说格格已无大碍,已经是两个月之后了。这两个月里,觉罗夫人连房门都不让薄晶踏出一步,说风硬天寒,薄晶想拿本闲书来瞧瞧也不成,说是看书最劳心劳神的,她身子还娇弱,禁不起这么累着。

薄晶整天只能躺在床上,除了额娘谁也不认识,御医说是大病所致,慢慢的或许就缓过来了。觉罗夫人天天叫几个体面丫头陪着她聊天解闷,薄晶听什么都有趣,见什么都新鲜,日子过得倒也不算无聊。

打听半晌,这才知道琳若的阿玛觉罗司文因是皇室宗族,赐官礼部侍郎,官拜二品,而额娘白佳氏文慧也是满贵出身,自己也算是个大家闺秀。再瞧这觉罗府里吃的用的,虽然不像现代的电气生活那么方便,但样样精致绝非凡物,而且下人殷勤,额娘温柔,这日子天天过得犹如行云流水般快活。

“琳若!”见女儿脸色红润地在花园里散步,文慧打心里高兴,但还是怕她冷到了,脱下身上的貂皮风氅给她披上。

“额娘,这么好的太阳,穿这个热死人了!”薄晶扭着身子撒娇,心里暗知自己也是二十好几的人了,回来竟又当了回在娘侧撒娇的小女孩。

“呸呸呸,可不能说什么死呀活的,这孩子,听额娘的话,你病才好不久,这风硬伤身的。”

薄晶见文慧如此疼爱自己,心里甜甜的,伸手抱住她笑道:“额娘放心,女儿一定会陪着额娘活到一千岁的,天天和额娘撒娇!”

文慧为她把风氅紧了紧,伸出手指往她鼻尖上一刮,笑道:“又说傻话了不是,眼瞅着你一天天大了,就要出嫁了……额娘一定为你选个好人家,但愿菩萨保佑,皇上选秀别选中了你。”

薄晶“啊”一声道:“什么选秀?”

“你瞧你,病得什么都忘了,过阵子宫里就要选秀了,你前几年身子不好没去,但今年估计是躲不过了。”文慧忧心道,母亲眼里女儿是最漂亮伶俐的,让她怎么不担心呢。

“哦。”虽然薄晶不爱看电视,但那些个格格公主的清宫戏泛滥到想不知道都难,她不禁心生好奇,不知亲历清宫是何感觉。

大清顺治十年,八旗在籍秀女陆续进京,紫禁城朱红色的大门缓缓开启……

“翠红楼的梳头师傅怎么还没到呀?”

“已经派人去接了。”

“香雪,见格格那支琉璃蝴蝶簪没有?”

“刚才还看见的,怎么不在这儿了?快找呀。”

“格格，快喝两口参汤，有会子吃不上饭呢。”

“让表妹用我带来的百花胭脂吧，红梅，快拿点水过来。”

满屋子的人七嘴八舌忙得不可开交，胭脂水粉花钿玉镯摆了一桌子，薄晶懒洋洋地任她们摆弄，手里握一本诗词认繁体字玩。文慧让她重学满文来着，谁知满文却比英语还难学，薄晶学得叫苦连天，看到和简体字相近的繁体字就觉得亲切之极。

“琳若，再吃一口饭，等下进了宫，谁知道要待多久，饿坏了身子可怎么好？”

文慧恨不得把女儿喂成个小猪才肯罢休。

“好了，好了，全打扮好了。”白杏小心翼翼地把最后一根步摇插好。

薄晶对镜自照，不可否认，这个觉罗氏琳若比自己漂亮多了，虽然只有十六岁，但皮肤白腻，樱口红润，一双圆圆的大眼睛黑水晶般清澈，笑起来唇边绽放两个小小的梨涡，更显娇俏。

文慧瞧见女儿一晃就成了个美貌少女，又是欣慰又是担心，眼睛不由就湿了，丫头们忙劝的劝说的说，薄晶也劝道：“额娘别哭，听说今儿个只正黄旗和镶黄旗就有一百多人，女儿又丑又笨，定然选不上的。”

文慧拭泪道：“是额娘不好，好日子里哭什么呢？咱们走吧，你阿玛催了好几次了。”

薄晶应了，伸手扶着文慧说着笑话，把文慧逗得破涕为笑，觉罗司文见福晋脸上有泪痕，心里明白，笑道：“你别送琳若过去了，别的不论，你若是把她也引哭了，岂不难看？”

文慧听他这么说话，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伸手给薄晶把簪环正正，强笑道：“你阿玛说的是，时候也不早了，快去吧。”

觉罗司文带着薄晶上了门外的骡车，自己骑了马在旁边跟着，还有几个捧了水粉胭脂的小丫头走在车旁，怕风大坏了妆容。

一路上骡车摇动，薄晶闷得无聊，悄悄把头伸出窗外，还没瞧见什么，就听马上的觉罗司文严肃地哼了一声，吓得薄晶忙缩回头，再把帘子掩得严严实实。

觉罗司文满意地“嗯”一声驾马前行了，薄晶忍不住在车里偷偷笑了，她不是怕这个阿玛，她是喜欢这种久违的、有父亲管着的感觉。

也不知走了多久，骡车缓缓停下，小丫头忙过来扶她下了车，薄晶瞧见自己面前一扇朱红色镶了金黄门钉的拱门，上面悬着蓝底黄字的匾额，用满文和汉文对照写了“神武门”三个大字。

“格格请这边走。”

小丫头引着她走向神武门前的空地上，那里已经站满了待选的秀女，都穿戴了最好的衣裳和首饰，面带矜持地暗自打量别人的容貌，心里衡量着自己是否能被选中。

不多久，门内走出个太监手持名单，扬声道：“念到名字的秀女，请三个一排进去。”

薄晶站在两个高挑的秀女间，忍不住偷偷一吐舌头，心道：“清朝的女子个头也不



矮呀。”

待所有的秀女都站好了，又有个太监过来引路，带着她们往体元殿去，从神武门到体元殿，要经过储秀宫、爱元宫、长春宫，一路上只见朱红色的宫房上盖着金黄色的琉璃瓦，又有那檐兽滴漏风铃悬在勾角檐边，煞是华美大气，只瞧得薄晶赞叹不已。

“哇，宫里真漂亮呀。”有人忍不住惊叹道。

“哼，有什么稀罕，托我姐姐的福，我可来过好多次了。”说话的是一个绿衣少女，五官精致，容貌艳丽，衣衫首饰无不精美，偏偏一脸傲慢，言语无礼不得人心。

“骗人吧，你姐姐是谁？”有人不服气地问。

那少女点漆似的黑眼珠斜斜一瞟，扬眉傲然道：“我姐姐就是淑妃娘娘，我阿玛是当朝一品，我是瓜尔佳氏淑丽。”

果然来头不小，其父瓜尔佳博基精明聪敏，事事顺应圣意，很得顺治宠信；其姐淑妃，听说也是顺治最宠爱的妃子，就连皇后也让她几分。

见她身份高贵，问话那人立刻不敢做声了，却有个粉衣少女硬挤到淑丽身边，长相也甚美，只是满脸的谄笑叫人看着不舒服，那少女笑道：“原来是淑丽姐姐，我是马佳氏凤月，久闻姐姐容色出众，凤月仰慕之极。”

见她如此直白地献媚讨好，薄晶忍不住轻声嘲道：“果然是马佳氏，长了一张马脸专会拍马屁。”

话音刚落，就听身旁的秀女捂嘴轻笑，薄晶顿觉失言，忙闭了嘴。

那秀女却转过脸来，向薄晶笑道：“我也瞧这种人不惯，妹妹讲的真好。”只见这少女雪白的瓜子脸，笼烟眉下一双清澈的秋水目，衣着简朴，只穿件月白色的旗装，插支珍珠素钗，但却是十分的人才，一等的清丽。

薄晶瞧在眼里，自叹不如，赞道：“姐姐真美，我是觉罗氏薄……琳若，不知姐姐是……”

那清丽少女浅浅一笑，却掩不住眉宇间的冷傲，声音清脆道：“我是富察氏希微。”

管事太监见秀女们交头接耳，忙喊道：“各位小主，已入内宫了，请各位小主安静，小心扰了皇上圣驾。”

秀女们忙都噤了声，薄晶向希微笑着点点头，心中对这个冷艳的少女颇有好感。

一百多个秀女先是在体元殿初筛，看容貌是否端正，身材是否匀称，那些体有异味，不检点的都被淘汰，待出了体元殿，一百多人只剩下三十来个秀女，被带去静怡轩过最后一道关卡。

静怡轩是清宫选秀之所，较别的宫房都宽敞明亮许多，秀女们分作两行站好，先按照太监的示意，齐齐地跪在地上，莺声燕呖地给皇上请安。

“起叩。”一个清扬的少年声音响起。

想必这就是传说中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顺治帝了，薄晶心里好奇，但引路的太监千叮万嘱，除非皇上有旨，眼睛必须下垂，只能看到皇上的袍角处，好奇心重要，但小命更

重要，薄晶只好垂着头，只瞧见台阶上的几双靴子。

“皇上你瞧，这批秀女倒都干净漂亮。”一个柔媚的声音响起。

薄晶壮胆偷偷抬头瞟一眼，只见堂上坐着两女一男，不用想也知道，中间的那个少年必定是顺治了，他面容清俊瘦弱，倒像是汉家的斯文儿郎。

“听说淑妃的妹妹也在其中，不如皇上先瞧瞧她吧。”

说话的女子想必是皇后，果然是个绝色佳人，弯眉杏眼，身穿淡紫色的锦袍，端的是明艳照人，高贵绝伦。

另一个女子即淑妃也不逊色，细细的新月眉下一双斜飞的丹凤眼，顾盼间颇有风情，身上穿件桃红色的软绸薄袄，更衬得面如桃花。

薄晶瞧得暗暗赞好，心里诧异道：有了这样的娇妻美妾，竟然还会爱上别人，这个顺治也真是奇怪的人了。

顺治对此次选秀并不十分热心，听皇后这么说，也懒得驳她，只“嗯”了一声。

淑丽见太监示意自己出来行礼，忙快步走上前，将声音放得极柔媚道：“秀女瓜尔佳氏淑丽给皇上请安，万岁爷吉祥！”

她边说，边大胆地抬头向顺治抛个媚眼，摆出万种风情，可顺治似乎毫无觉察，只顾摆弄着手里的玉印。

淑妃忙柔声道：“皇上，这是臣妾的亲妹子。”

“那就留吧。”

顺治头也不抬地道，淑丽见他对自己冷淡，心里很是不舒服，气呼呼地被太监领了出去。

“镶黄旗，富察氏希微。”

紧接着太监叫到了希微，希微神色平静地上前行了礼，抬头时也垂着眼帘，似乎并不在乎能不能被选上，但偏偏顺治却特意地留心瞧了，温颜笑道：“搁牌子。”

淑妃见希微容色出众，顺治又特别礼遇，忍不住向皇后瞟去，果然见皇后也微皱着眉头。

薄晶听见太监念到自己的名字，忙上前跪了，尽量让自己声音乏味，表情无趣，压粗了声音道：“秀女觉罗氏琳若给皇上请安。”

薄晶相信自己现在看起来一定是傻乎乎的样子，顺治怎么也不可能看上她。

谁知顺治却干脆起身道：“朕累了，烦劳皇后与淑妃选吧。”说完就走了出去。

淑妃见顺治走了，抢在皇后前面道：“相貌不错，就是太小了点，我说还是等明年吧。”

薄晶正心中暗喜，却听皇后笑道：“我倒瞧这孩子一派天真还不错，怎么妹妹不喜欢吗？”

淑妃没料到皇后这么说，不悦地道：“娘娘都下旨了，淑妃还敢说什么？”

只听“啪”一声，皇后道：“那就留了牌子吧。”

薄晶只得磕头谢恩，心下雪亮，自己成为皇后和淑妃夺权斗势的砝码，抬头一看，只见淑妃冷冷瞪自己一眼，忙低下头，心中却暗暗叫苦。

站起身来，有太监引着往外走，只见外面几个选出的秀女正围着淑丽阿谀奉承，只有希微站在一边冷眼旁观。

见薄晶出来，希微笑着迎过来，握住她的手道：“妹妹钟灵毓秀，我就猜到一定会被选中的。”

薄晶笑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时听太监唤道：“各位小主，现在可以出宫了，明日未时请在宫门前等候，进宫学习宫廷礼仪。”

听说自己的宝贝女儿被搁了牌子，文慧整整哭了一夜，大包小包地恨不得把家都给琳若背去，生怕她受了半点委屈。

“额娘，你和阿玛先回去吧。”

虽是万般不舍，眼瞅着一个个秀女都进了神武门，薄晶只好推开了文慧。

“女儿，你在宫里万般小心，额娘会天天求菩萨保佑你的……”文慧哭得双目红肿，终是被觉罗司文拥着一步步走远了。

“额娘。”见文慧真的离去，薄晶鼻子一酸，忍不住大喊一声。

“琳若。”文慧也急转了身子，哭道。

“这位小主，时候已经到了，请小主进宫。”

那边管事的太监忙过来向薄晶道。

“好，有劳公公。”

薄晶无奈地跟着太监一步步走进神武门，走进这四面高墙的紫禁城。

“我薄晶发誓，再也不受骗，不要被人辜负，我要在这里，好好地活下去。”

瞧着朱红色宫墙上血红的日头，薄晶扬起下巴，对自己发誓。

十几名秀女被领到了位于御花园旁边的绛雪轩，一进门就有八个宫女莺声燕呖地跪在地上道：“小主吉祥。”

秀女多是满贵出身，呼奴使婢惯了，瞧都不瞧，只薄晶和希微两人回以微笑，或许是因此，薄晶分到的房间虽然不大，但窗子正对一株梅树，冷香淡雅。

薄晶正整理衣物，就听见淑丽在外面又叫又嚷，宫女微弱的声音夹在其中。薄晶不想多管闲事，只装作没听见，却不料淑丽的声音越来越近，最后停在自己门前，喝道：“里面住的是谁？出来！”

薄晶本不想理她，但想起文慧送她出门时叮嘱的话：“那宫里明争暗斗，稍有不小心就性命不保，你要时时忍耐，不要得罪人，额娘还在等你回来呢。”

“原来是淑丽姐姐，不知道姐姐何事登门呢？”薄晶尽量客气地问。

淑丽身后跟着几个宫女和凤月，傲然道：“原来是觉罗氏住在这里！既然你叫我一声姐姐，那我也不客套了，有事直说，姐姐想要你这间房子。”

薄晶按捺住脾气，微笑道：“既然姐姐喜欢，换了便是。”